

中國文學欣賞舉隅

傅庚生著

舉

中國文學欣賞舉隅

傅庚生 著



明聞書店

平裝
★
★

中國文學欣賞舉隅

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月初版
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四版
每冊定價國幣二元六角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代開明書店
表人范洗人

著者

傅庚生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序

傅庚生先生的中國文學欣賞舉隅一書，在近年出版的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中，是最值得我們細讀的一部。他在書旨與序目中說：

自有清一代迄於今，世尚樸學。探討文學者，亦幾乎以考據爲本。若就文以論文，輒必震駭羣目，甚至騰笑衆口。本末之所在，久其瞭然；貫櫝而還珠者，宜不少矣。

這見解是很正確的。因此，我聯想到梁宗岱先生在屈原自序中所說的文學批評的內線和外線。梁先生所謂外線，便是傅先生所謂樸學的考據；所謂內線，便是傅先生所謂就文以論文。我願就這一點上略中己見。

中國之有近代式的文學批評，始於王國維先生。王先生以天縱之姿，不但在詩歌的創作上弱冠便有偉大的成就，尤其在古文學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傑作，如宋元戲曲史，人間詞話，紅樓夢評論等。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績，一方面因爲他對於西洋文學

有湛深的研究，一方面也因為他深懂得分析的（analytique）和綜合的（synthétique）方法之運用。例如在他寫宋元戲曲史以前，他已寫了曲錄，戲曲考源，唐宋大曲考，優語錄，古劇脚色考，曲調源流表等六種。這六種便是近於所謂外線的著作，宋元戲曲史便是近於所謂內線的著作。正確的說，前六種是分析的工作，後一種是綜合的工作。分析（analyse）為綜合的準備，綜合（synthèse）為分析的目的。不僅文學批評必須兼備兩種工作，任何科學的研究莫不皆然，任何成功的學者決不會忽視其中的一方面。

五四運動時代提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，并且認為清代樸學方法含有科學精神，故二十年來文史研究都注重於史料之考訂，漸漸成為風氣。後來變本加厲，竟認史學即史料學，那當然是錯誤的偏見。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裏分現代史學為三派：一是傳統派或記誦派，二是科學派或考訂派，三是革新派或宣傳派。他說：

傳統派主於記誦，熟讀典章制度，多識前言往行。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。二派之治史，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，同於缺乏系統，無意義，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，與當身現實無預。……惟革新一派，其治史為有意義，能具系統，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實現相結合，能求把握全史，彼時之注意及於自己民

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。然急於求智識，而怠於問材料。因此，其於史，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，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。彼於史實，往往一無所知。彼之所謂系統，不曾爲空中之樓閣。彼治史之意義，轉成無意義。彼之把握全史，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。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之評價，非有外在的根據。其綜合歷史於現實也，特借歷史口號爲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。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者。

他理想中的史學是「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，而達宣傳革命派之目的；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，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，呈露其平易之面相」。這話雖略有語病，然大體是正確的。

文學批評也是如此。錢先生所謂第三派近於梁先生所謂內線，第二派近於外線，如傳統派而爲三。除傳統派不足道外，我們理想中的文學批評便是用外線的工夫而達內線的目的。其實錢梁二先生所用名詞都嫌不妥，正確的說，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達綜合的目的。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裏說：

講屈原的詩，首先須要考證屈原的詩。現在世間流行的屈原的作品，有好多成了

問題。我們要把這些成問題的加以考證，然後纔能更進一步作藝術的研究。
又說：

我們研究屈原的作品，過細的說，每一篇都應該加以討論，這是首先的工作，即基礎工作。這步工作沒有做好，更進的研究便成爲空中樓閣。

這幾句說明文學批評的步驟最清楚而正確。梁先生把外線內線當作絕不相容的兩條路，其實只是一條路的前後兩段。試以建築爲喻：外線工作便好比測量地基，鋪平沙石；內線工作便好比築牆蓋瓦，開窗立門。如無穩固的地基，雖七寶樓臺勢必圯於一旦；但只做好地基便認爲已盡建築之能事，自然是大錯。人非全材，各有所長，也各有所短；合作則兩蒙其益，相輕則各有所損。

了解了這一點，便找到了文學批評的正確的路線了。未先做考訂的工夫而遽作批評者，終難免「急於事功而偽造智識」之譏。例如梁先生說屈原始而學習，作九歌；繼而懷疑，作天問；繼而自我認識，作九章；繼而產生傑作離騷，同時附帶來兩個短篇卜居和漁父；後來不甘心早死而作招魂，最後又發出遠遊的呼喚；不借重半句史料，不依傍半伴史蹟，而排列得如此完整，豈不正是郭先生所譏的「空中樓閣」，錢先生所譏的

「臆測之全史」？未先作分析的研究，而遽寫綜合的論著，結果未有不慘敗的。反之，認分析的工作爲最終的目的，如傅先生所譏的「冒積而還珠」當然是同樣的錯誤。

以上略略說明文學批評上分析和綜合的兩種工作應該並重。不過比較起來，綜合的工作是更重要，也更困難。傅先生這部書正可指導我們如何從事於這種艱鉅的綜合工作，傅先生的見解和工力也最適宜於指導我們。我曾見他的手稿，對於過去文評詩話的材料，分類搜集，用力至勤。搜集後，他又運用西洋文學批評的理論，加以部勒和整理，積數年之久，方成此鉅著。這正是錢先生所謂「於極艱苦之準備下，呈露其平易之面相」，不但可作初治文學者入門之資，亦可供專家參考之需。這無疑的將是文學研究者必備的書籍。

陸侃如序於東北大學。

書目與序目

曹不典論論文云：「蓋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無窮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於翰墨，見意於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辭，不託飛馳之勢，而聲名自傳於後。」謂文學創作之偉大也。孔子曰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又謂伯魚曰：「女爲周南、召南矣乎？人而不爲周南、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！」謂文學欣賞之重要也。此皆言文學之高遠而載道者也。詩序云：「詩者、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；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」謂文學創作之所由起也。文心雕龍云：「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，觀文者披文以入情。沿波討源，雖幽必顯。世遠莫見其面，覩文輒見其心；豈成篇之足深，患識照之自淺耳。夫志在山水，琴表其情；況形之筆端，理將焉匿？故心之照理，譬目之照形；目瞭則形無不分，心敏則

理無不達。然而俗監之迷者，深廢淺售，此莊周所以笑折楊，宋玉所以傷白雪也。」謂文學欣賞之所由通也。此皆言文學之切近而言志者也。

今人馮友蘭云：「藝術家對於事物，以超然底態度賞玩。藝術家作藝術作品，乃欲將其自己所賞所玩者，使他人亦可賞之玩之。」緣人既自有其感情與思想，必謀有以宣洩之；既藉文字（或言語、聲音、顏色）以表達其情思矣，輒復冀能爭取同情與同道，是文詞之士之所以不憚經營平章以含毫濡翰也。杜工部詩云：「陶冶性情存底物，新詩改罷自長吟。孰知二謝將能事，頗學陰何苦用心。」意謂此也。創作之餘或創作之能力有未逮也，亦恆喜藉他人之杯酒，澆我胸中之壘塊，意有所會，感有所通，輒亦拊手踊足，動魄驚心焉；所謂欣賞者是已。元遺山詩云：「縱橫詩筆見高情，何物能澆塊磊平？老阮不狂誰會得，出門一笑大江橫。」意謂此也。研究文學者，往往始之以欣賞，繼之以摹倣，而終之以創作也。創作與欣賞，尤相乘而相因，遞革而遞進。同賞焉，而其所賞有淺深，同欣焉，而其所欣有大小；欣賞之大小淺深，其創作之所就亦往往如之，蓋欣賞與創作，雖所傳麗者不同，而會心則一耳。

我國歷代文學作品，觸目皆琳琅珠玉，美不勝收。其所以能傳唱千古者，必其有動

人之實也。迴環體味，或猶失其神髓；囫圇吞棗，奚有味於茲美？果能殫精覃思，中其竅郤，千載之下，爲古人之知己，所以爲學爲樂，咸在其中矣。

清人陶澍云：「詩無達詁。古今善說詩者，無過孟子；小弁、凱風、北山、雲漢，不過片言，差然以解。宋元以來，詩話興而詩道晦，連篇累幅，強聒不休，其實旨趣無關，徒費紙墨而已。」何學文者竟似此私且迂耶？各家詩話中，亦何嘗無披沙檢金之見，詩道之晦詎緣詩話之興？倘詩之不可以有達詁，是云讀者之終不能了解作者之意趣也，則何緣而相感，何取於賞鑑耶？本書中已立專論以闡其說。雖然，「可意會而不可言傳」一語，久已膠結於世人之心，欲爲欣賞而騰諸口說之嘗試，要亦不能不有所悚惕耳。自有清一代迄於今，世尚樸學，探討文學者亦幾乎以考據爲本，若就文以論文，輒必震駭羣目，甚至騰笑衆口；本末之所在，久其瞭然，買櫝而還珠者，宜不少矣。今人許文雨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文中有云：「況詩品要旨，端在討論藝術之遷變，與夫審美之得失，安有舍此不圖，而第徵引典籍，斤斤於文字訓詁間，以爲已盡厥職乎？自斯義不明，如文心雕龍諸注家，輒致力於句字之疏證，而罕闡評見之詮析，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。治詩品者，苟不翻然變計，則亦前車之鑒而已。此決可宣諸當世者也。」此

見實先於我。愚以爲品鑑藝文之士，當依此爲圭臬矣，不徒治詩品然也。

孔子曰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『思無邪』。」又、子夏問曰：「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』，素以爲絢兮，『何謂也？』」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曰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、商也，始可與言詩矣。」文心雕龍云：「如欲辨秀，亦惟摘句。」常恐秋節至，涼飈奪炎熱，『意悽而詞婉，此匹婦之無聊也。』『臨河濯長纓，念子悵悠悠，』『志高而言壯，此丈夫之不遂也。』『東西安所之，徘徊以旁皇，』『心孤而情懼，此閨房之悲極也。』『朔風動秋草，邊馬有歸心，』『氣寒而事傷，此羈旅之怨曲也。』凡文集勝篇，不盈十一，篇章秀句，裁可百二；並思合而自逢，非研慮之所求也。」詩品云：「次有輕薄之徒，笑曹劉爲古拙，謂鮑照義皇上人，謝朓今古獨步。而師鮑照終不及『日中市朝滿』，學謝朓劣得『黃鳥度青枝』，徒自棄於高明，無涉於文流矣。」王靜安人間詞話云：「『畫屏金鷓鴣』，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『絃上黃鸝語』，端己語也，其詞品亦似之。正中詞品，若於其詞句中求之，則『和淚試嚴妝』殆近之歟？」此皆涵泳之功夫，用能以矛盾，細揣之應服其卓見；惜詮焉而不詳，未必能人人了了耳。欣賞文學者，沈浸醴郁，含英咀華，詣之淺者，固無會於深微；入之深者，輒未屑於淺出。各家

詩話隨筆紀事叢談等作，或者一言半辭，不成片段；或者此糅彼雜，莫尋層次。稱述品藻，期能深中肯綮而條舉縷悉者，於時尚闕。作者向喜自逞扣槃捫燭之妄臆，肆筆爲文，今更不揣其翦陋，彙纂以成斯編。名曰舉隅，未必果有取於反三；卑之無甚高論，冀有微勤於初學之士而已。

文學之欣賞，所取資於文學作品者不外爲內容與形式兩方面。作品之內容，則不外爲感情與理性二者之表現，起之以想像，乃成其爲文學。情必持之以理，理必融之以情，乃就其文學之高尚與偉大。余所著論，共得二十有六章，約之以感情、想像、理性、形式四者，比次之如左：

- 一、精研與達詁
- 二、真情與興會
- 三、深情與至誠
- 四、悲喜與同情
- 五、癡情與微悟
- 六、情景與主從

以上關於文學感情方面之欣賞

- 七、聯想與比擬
- 八、脈注與綺交
- 九、縱收與曲折
- 十、穿插與烘托
- 十一、警策與夸飾
- 十二、辭意與隱秀
- 十三、仙品與鬼才

以上關於文學想像方面之欣賞

十四、勢度與韻味 十五、淵雅與峻切 十六、自然與藻飾 十七、真色與丹

青 十八、雅鄭與淳漓 十九、善美與高格

以上關於文學理性方面之欣賞

二十、剪裁與含蓄 廿一、巧拙與剛柔 廿二、練字與度句 廿三、重言與音

韻 廿四、對偶與用事 廿五、詩忌與識語 廿六、摹擬與融成

以上關於文學形式方面之欣賞

每章之中，采錄中國文學名著爲欣賞之資料，試出淺見爲之濬解，尋繹其情思之所寄，篇章之所蘊，美善之所存，與感人之所自；務能深入而淺出，求契作者之初心；既以明文學欣賞之例，隨亦析文學創作之法。間更廣集前賢之說，藉爲規範，或資印證，或稍補充。辭或抑揚，情無偏倚，章自班分，義則一貫。既云欣賞，自不免偶或臆有主觀之見解，未必咸當人意；惟以毛嫵麗姬，人之所共美，大同較然，小異奚害？書中多爲褒辭，而貶辭亦不能無有；非敢輒向古人抵瑕蹈隙，以自詡其小慧，蓋爲析辭明理，偶亦不免有所不得已也。陳後山詩話云：「楊大年傀儡詩云：『鮑老當筵笑郭郎，笑他舞袖太郎當；若教鮑老當筵舞，轉更郎當舞袖長。』語俚而意切，相傳以爲笑。」余所

采摭，皆昔賢之名作，或反執其藝而責明於垢鑑，則庸止舞袖郎當而已？許彥周詩話云：「東坡祭柳子玉文『郊寒島瘦，元輕白俗』，」此語具眼。客見詰曰：「子盛稱白樂天、孟東野詩，又愛元微之詩，而取此語，何也？」僕曰：「論道當嚴，取人當恕。」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。」余亦論行文之道者，偶乃不得不爲詞家之申韓；當不尠刺謬粗疏之處，則願承賢達之明誨焉。

昔有孫康映雪，車胤囊螢，志道安貧，卒成鴻彥。余本椎魯無文，何敢妄冀自躋於儒修？況自弱冠以來，舌耕到處，囊筆天涯，辛苦年年，爲人作嫁。縱因結習難忘，不廢尋行數墨，亦僅於晨光熹微、夜闌人靜之頃，偷片刻餘閒，少繼求知之念而已。每當燭影微搖，曉星猶爛，竟同映雪，有若囊螢。發憤已遲，所獲殊尠；語所云「纔近糟牀，還如沈湎」者，余得無似之乎？以學無師法，於經史百家，尙未嘗闢及堂奧；獨於歷代文學，稍頗有會於心；偶得分寸，輒喜筆之於簡。明知蠶力不足以負山，蠶測不足以知海。探囊而取，智等於竭瓶；壯夫莫爲，技窮於覆甌。然仍不忍遽棄，悉存之篋笥。今茲略加詮次，遂成此編，蓋所謂「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」者矣。

余雖然豈以翰墨之事爲終生之職志者哉？居恆以爲東周之季，羣儒諸子，多可謂文

賀彬彬：辭理並稱，實我國學術史上煥發異彩之時期。既遭秦火，泊於兩漢乃不得不出於整理之一途，漸去質而贅文，兆魏晉南北朝之駢麗。唐之韓柳，文起八代之衰，將復先秦之古，惜其辭有餘而理不勝；宋之周程張朱倡爲理學，而先儒之緒，賴以不墜，又惜其理有餘而辭不足。歷元明而下逮於清，樸學家能定兩漢未竟之業，辭章家能摹擬班馬韓柳之文。桐城姚氏雖云義理、考據、辭章三者不可偏廢，終以辭章爲主；曾文正公集其大成矣，然未抵於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鼎革以漸，致力於國學之時賢，方在銳意研討，尙難懸揣誰何成東之豐客。唯是道德文章，已久形相背相妨之勢。舊堤漸圯，新堰未成，橫流漫漫，人迷津渡。意其變生於窮，天將假手於特興崛起之士以振之歟？誠有能祧漢宋而繼踵先秦，彬彬文質，發揚光大；更能溝通中外，合一爐而冶，擷取菁英，獨標幟志者紹世而起，登高一呼，舉世應之如響，得今時風氣之先，闢將來文明之路，則真堪稱「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」矣。或一顧盼此區區文學之欣賞，雕蟲蝨刻，彊作解人，則幾何其微渺，幾何其淺陋耶？本書既經脫稿，懼其重爲世風之趨於文靡而張目也，用仍贅以文質兼重之說，以拔棄其萌蘖。淺學如余，非敢輒爲驚人之論，愈以自形其陋也。謹志微尙所存，待質世之知言君子。

目錄

書旨與序目	一
一 精研與達詁	一
二 真情與興會	八
三 深情與至誠	二〇
四 悲喜與同情	三二
五 癡情與微悟	四五
六 情景與主從	五二
七 聯想與比擬	六一
八 脈注與綺交	七〇
九 縱收與曲折	七九
一〇 穿插與烘托	八八
一一 警策與夸飾	九八
一二 辭意與隱秀	一〇五